

我那遥远的天山山脉

慕名走访街亭

大漠中人

风在啸

新疆的鹰

看了那眼青海湖

一匹退役的军马

芳香的尘埃

登黄帝陵

怀念会操

帕米尔军官的婚事

永远的胡杨

自然之湖

逝去的西夏王朝

公开的情话

无字碑前的沉思

山父

新疆时间

沙漠之虎

银幕后的大兵

战士的骨骼

永恒的记忆

西域碎片

尹广散文选

尹广 著

西域碎片

尹广散文选

尹广 著

羊城晚报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域碎片：尹广散文选 / 尹广著. —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16.9

ISBN978-7-5543-0358-0

I. ①西… II. ①尹…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5741号

统筹策划：广州市白云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西域碎片——尹广散文选

Xiyu Suipian——Yinguang Sanwenxuan

策划编辑 谭健强 吴小攀

责任编辑 谭健强

责任技编 张广生

装帧设计 友间文化

责任校对 杨 群

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3-13B 邮编：510665)

发行部电话：(020) 87133824

出 版 人 吴 江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4 字数250千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543-0358-0/I·297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将外在景观与逝去历史感性交融

世易时移，当下的散文创作和其他文体一样回归了自身的主体性，不再有外部强加的划一标准。近些年来，随着旅游热的出现，旅游散文的创作也再度热闹起来。余秋雨的所谓文化大散文其实也是旅游散文，是这类散文的一个高峰；虽然后来对他曾有相当多的争议，但夹杂了太多非文本因素。倒是市场的反应相对客观，据不久前的新闻报道，某出版社仅是出版余秋雨一个人的旅游散文，就可以养活一个出版社。

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有相当多是取材于大西北，尹广兄曾在新疆服役多年，如今虽然相隔遥远，他仍对西域故地魂牵梦绕，他的散文写作相当多也是取材于大漠朔北。尹广兄与著名新疆作家周涛是朋友，他坦言受周涛影响很深。我对周涛本来不太注意，听他多次提及，专门去买了周涛的散文集阅读，看后恍然大悟，尹广兄的散文真是有周涛的影子在。

周涛散文的写法有点像诗人写诗，偏于抽象性。在

他的笔下，北方的山水大多只是一种意象，围绕着某个意象自吟自唱，抒情、议论，汪洋恣肆，间杂着描写，但少有叙述，如单口相声，滔滔直下数千言。这类散文无疑属于新时期的北派笔法，像大写意国画，笔墨点染，情感渲染，云山雾罩，以空蒙、雄大取胜。

尹广兄和周涛一样，也是“左手写诗，右手写散文”，但他的散文在雄浑的底色里，多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这种历史感并非简单的资料罗列所致，而是通过独特的个体知觉，将外在景观与逝去历史在个人的内在感性中交融，从而焕发出撼人心魄的审美魅力。在西夏故地，他追溯西夏王朝的历史轨迹，“心里有股寒气泛起，浑身感到痉挛”；在魔鬼城，“一股萧杀之气冲溢而出”，他体味到岑参的走马川行；在青海湖，“有一股凛冽的清新之气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他遥想远嫁的文成公主一路艰辛……这种个体感性的忘我投入，正是诗性无意间的流露。

著名美籍华裔作家王鼎钧认为，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有四种：叙述、描写、议论、抒情。其实，这是针对初学入门者作技术层面的分解，真正在进行写作的时候，没有人会时时理性地机械选择某一种方法，更多的时候是水银泻地，互为交融，浑然一体。这四种方法里，最难定性的是抒情，因为它近于议论，而且可以在不知不觉间潜伏在其他三种创作手法中。而恰恰抒情才是文学的本质属性，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最容易发而为文的部分。因此，以抒情性来说，所有的作家天生都是诗人。按严格的文类创作标准，以及创作的持久度和数量衡量，一身兼及诗歌、散文创作的并不少见，但真正能将两个文类都玩得转的，却不多见，余光中是不多见中杰出的一个。一般而言，一个人的诗歌创作会先于散文创作，但由此而来的往往是诗性影响散文性，或者说散文创作难于摆脱诗歌的影响。散文创作带有诗性，这本身并不算

什么坏事，但是如果困于此，则可能会令散文创作行之不远。

如何让散文创作在诗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分发挥自身的本性，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余光中的创作实践可作说明，他既熟悉中国文化传统又通晓英文，认为散文写作有三性：感性、理性、知性。游刃有余，出入于中西之间，将感性、理性、知性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散文性可能就可以得到较好的发挥。但和其他文类创作一样，中国大陆的当代散文创作在新时期之前，政治宣传压倒艺术审美，理性几无，感性有伪，知性不足，三位一体更是无从说起。散文的本质曾被表述为“形散而神不散”，其实不仅“神散”的自由缺乏，连“形散”的自由都谈不上，所谓的散文性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余秋雨旅游散文走红的根本原因当然是消费时代的来临，但也与他走了一条与周涛完全相反的路子有关：多叙述、描写，间杂着抒情、议论，以理性的历史节制感性的抒情——叙述历史，描写当下，钩玄稽隐，探寻究竟，间或抒情，偶尔议论，点明主题，升华情感。这种写法比较符合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和审美趣味，首先是情节性、故事性很强，读得进，记得住；二是理胜于文（情），直接，具体，有效；三是它的山水不再是抽象的，而是确定的某一旅游景点，易知，易游，易感。比如，莫高窟，对于一般人来说原本可能也算不上什么旅游胜地，但经过余秋雨用通俗易懂又深入浅出的文字将它的坎坷历史一点染，为普罗大众揭示了它蕴藏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莫高窟顿时成了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热门景点。

散文是一种最能反观作者个人心性的文体，或者说，自我展示对于散文创作是必不可少的，散文创作就是一种自我经验、内心体验的真实展示。尹广兄的散文创作也是如此，他的《新疆时间》源于长期的边疆军伍生涯，可以说是亲历类散文创作的一篇

杰作，其佳构深悟足以进入经典之列。

纵观尹广兄近些年来的创作实践，已经可以见到他在有意无意地摆脱“恩师”周涛的影响，力图脱离那种固守单一意象的抽象性创作路子，但如何在一时一地的景物中，穿透碎片化的历史表象，照见贯彻始终的大历史脉络，有待机缘。

吴小攀

（福建安溪人，《羊城晚报》高级编辑，中山大学文学博士，已出版：《黑白讲李敖》、《走向人生深处》（刘再复访谈录）、《十年谈》等。）

逝去的西夏王朝·····	001
我的印象台湾·····	005
我那遥远的天山山脉·····	009
诚实的鹰嘴桃·····	013
慕名走访街亭·····	017
大漠中人·····	021
拜访土地·····	025
新疆时间·····	031
屈原之死·····	035
风在啸·····	038
新疆的馕·····	042
夜访大觉寺·····	044
迟来的父爱·····	048
大树的哲学·····	052
山腰的阳光正好·····	055
看了两眼青海湖·····	058
夕照明·····	061

听来的异国文明·····	065
一匹退役的军马·····	069
长假里的窃喜·····	072
芳香的尘埃·····	076
登黄帝陵·····	080
老实人·····	084
怀念会操·····	087
帕米尔军官的婚事·····	091
老楼里有块新天地·····	096
活成植物那个样·····	099
永远的胡杨·····	103
属于我们的歌·····	107
自然之湖·····	110
公开的情话·····	114
认识黄河·····	118
我就是文化·····	122
学习动物好榜样·····	125
阅读真好·····	130
事到情深皆心诚·····	133
无字碑前的沉思·····	136

呼唤·····	140
山父·····	143
大悟·····	146
拼搏的价值·····	149
看热闹·····	153
沙漠之虎·····	162
分享·····	165
银幕后的大兵·····	169
坚韧的至宝·····	173
战士的骨骼·····	176
一辈子·一件事·····	179
永恒的记忆·····	183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186
爱的博大·····	191
清明感受·····	194
写在中年边上·····	197
迟来的蜜月旅行·····	204
 跋·····	 208

逝去的西夏王朝

恕我孤陋寡闻，到了宁夏的银川，方知在中国历史上曾存在着一个由党项人建立的政权。这个有着189年寿命的王朝（1038—1227年）留下神秘的面纱，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坍塌后的背影——黄土夯造的西夏帝王陵。

银川曾是西夏首都的中兴府，从市区到西夏王陵三四十公里。汽车在贺兰山脚下一片戈壁滩上停下了，眼前矗立着几个高大的工程，当地的一位朋友介绍，在方圆53平方公里的陵区内，分布着9座帝陵、253座陪葬墓，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皇陵。我好奇地翻阅资料，遥想当年西夏王李元昊该是何等的风光，这位曾驰骋疆场的一代帝王，不仅打出了自己的江山，也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文字和语言。大门口西夏文字“大白高国”及陵园展厅里所展示的西夏文字，看上去像是汉字，但笔画很繁复，远看好像很熟悉，近瞧一个都不认识，难怪清朝学者张澍所述“乍视字皆



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

天下着雪，风呼呼叫，雪地里体会到了“朔风如刀”的滋味。空旷的四野，蒙蒙的雪雾，零零落落有一些人前来观望，孤零零的几堆土上积起一层薄雪，颇有几分凄凉。听同伴说，沿着不远处的贺兰山向东北方向，像这样的土堆还有十几座，排列有序地延伸至内蒙境内。在最大的一个土堆前，有一个凹下的深坑，坑内生长着荆棘杂草，杂草上积着残雪。听请来的文管所展厅的解说员介绍，这一处王陵呈城堡形，有两个高些的土堆同入门的门柱，四周筑有墙壁，那最高大的一堆，推测是夏王李元昊的墓葬。至于那高土堆，也并不是就是坟，不过是一种标志，人是埋在土堆前面的——高土堆前面那个深坑，便是战乱岁月一群兵匪为了掘墓盗室而留下的深坑。

对一个遗朝终点处的逼近，需要相关的史学知识。西夏的崛起，得力于晚唐和宋代汉室王朝的衰败。当年的西夏国以兴平府（今银川）为国都，国土延伸至河西走廊一带，而且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可以想象那盛极一时的景观，那个党项人李元昊建都称帝的雄姿。曾经“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约83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党项人最初是个游牧民族，但在隋唐时代与汉族融合之后，也学习汉族的农业种植技术，开始开凿水渠，种植水稻、小麦、豆类等多种作物。西夏国没有铁矿，但其铸剑水平却在中原地区之上，连宋朝的皇帝都以佩戴西夏剑为荣。造纸术早在汉代就已发明了，但西夏的造纸术并非学自中原，而来自敦煌。西夏人结合本民族特色，在造纸中加入了一些元素，不仅节约纤维材料，还增加了纸的不透明及平滑度，并能防蛀。还有兽面纹、花卉纹瓦当、绿琉璃瓦、花纹砖，以及精工制作的石雕栏柱和男女力士石座等大型建筑物，曾经都是高耸的传统大屋顶建筑，规模宏伟，庄严肃穆……

西夏的神秘与美妙是由很多文化因素构成的：表现在地理表征或行政

版图上，足足影响了大半个中国的疆域面积，不单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在公元11世纪初的中国大地上，和金、宋三足鼎立的西北地区最大的封建割据王朝。西夏的灿烂文明，王朝189年辉煌，却在蒙古大军的铁蹄和大火中消失了。的确，是战争，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率领强悍的蒙古马队踏破贺兰山阙，西夏人拼死抵抗，蒙古军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成吉思汗病逝前，降旨对西夏“以灭之”。恰恰在成吉思汗死后一天，西夏人献城投降，蒙古大军却发了疯似的倾泻为一代天骄复仇的决心，屠城、杀戮、掘墓、焚书，“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西夏王陵也未能幸免，曾经的红墙绿瓦、角楼飞檐、阙台高耸、碑亭肃穆，更有那瑰丽的陵台、献殿等等，都随着入侵者燃起的大火化为乌有。随后，蒙古大军灭了所谓“大宋”的王朝，中国历史也进入了由蒙古人统治的元代。

我在借用史料追溯西夏王朝189年的历史轨迹，心里有股寒气泛起，浑身感到痉挛。朔风无情，连元、明、清的历史一并吹过去了。但朔风中雪地里高高挺立的象征西夏王朝的土堆，却在贺兰山下站立着，它似乎告诉后人：西夏的灭亡，不仅仅是外来侵略，还有政治昏庸、吏治腐败、经济萧条、进出口受牵制、军备废弛、外交失利、没有外援，以及后夫腰斩了前夫、杀儿戮母、欺兄霸嫂、父亲霸占儿媳等宫闱之乱。

悲切的西夏之地，残忍的西夏之地，没有古迹、墓碑的失去记忆的西夏。党项人和西夏国一道消失，他们的语言和文字一道消失。是有情的朔风拂动有情的流沙之下，直到780多年后的今人将他们重新发掘出来。除了那些学识渊博的考古者，当代人还有谁认识那些形同汉字却又不是汉字的西夏文呢？失去独特的文字和语言，成了今天仍然关注着西夏文化的人们永远的心痛。不是一切都在王陵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亡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在良心的湿影中袒露出一帙风干的历史，我迈着沉重的步子来匆匆抚摩。



一些学者根据史料研究推测，现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腹地的夏尔巴人，可能就是西夏人的后裔。我关注起生活在世界屋脊腹部、善于攀登雪山的以向导著称的夏尔巴人。真正的孤独啊……在他们隐忍、沉默的后面藏着可怕的强悍；他们怀疑、狡黠的不信任的目光后面有着最真诚的诺言和舍命相陪的友谊；他们屈辱的自卑感和深藏于心的强大自尊心的矛盾造成的痛苦；不被理解却又顽强地要保存自己所形成的隔阂；边缘、贫困的落后生活方式与心比天高的自信力之间的大反差所导致的悲哀和固执心理，造就了西夏人后代的这种百年孤独。

失去了故土，流洒了热血的西夏人哪，当年虽然你们遭到蒙古大军的灭种屠城，但你们仍然艰难地繁衍下来，我在凛冽的寒风里，听到贺兰山下一阵阵回荡声，仿佛是西夏人不甘的情愫。我在望不到边际的陵区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一幕幕马蹄声与呐喊声交织的场景，如往的热血、幽怨的哭泣、痛苦的诀别的画面，随着一阵号角，又一阵烟尘，重叠一起，飘散远去……

离开银川，路过黄河，心里感慨油然而生：哦，黄河！你这条浑浊的不清不白的，你这条多灾多难的，但是却咆哮威严、深厚朴实、奔腾有力的伟大之河啊！谁要是不理解你的浑浊，你的泥沙，谁就永远也不能理解你。历史是眼前的黄河，逝去的西夏人，过去和现在，都在这条永不衰竭的伟大河流中，每一股支流、每一朵黄色的浪花，都在其中随之腾跃、浮沉，以一瞬间的短暂生命去挣扎、去表演、去构成大河滔滔不绝的永恒。善也罢，恶也罢，强也罢，弱也罢，大也罢，小也罢，谁能否认它们曾经是这条河流中的一部分呢？而谁又能保证它们将来就不在这河流中继续翻腾呢？

我的印象台湾

带着好奇和忐忑的心情，我踏上了被称为宝岛的台湾，领略了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精神。九天的考察，一路目睹、一路感受，一路收获、一路思索。

从高空鸟瞰台湾，那一块纺梭一样的镶嵌在太平洋与台湾海峡之间的土地跃然眼前。踏入台湾，沿途发现台湾建筑比较普通，少量公寓楼房、少量高楼大厦，多数是已有年头的旧宅。这里的风景、这里的建筑并没有太多的令人感叹观止之处，似乎它的现代化、它的繁华程度不及大陆的大中城市。但是，你会觉得它耐看，她像一位没有打扮的美女，你会越看越发现里面蕴藏的美，你会越来越被她那散发的魅力所陶醉所迷恋，你会产生同一样的山水、同一样的风俗、同一样的文化造就了我们彼此没有隔阂的语言、没有隔阂的情感、没有隔阂的心灵。

日月潭的湖水映着山川的秀美缥缈，阿里山的森林记录着大自然跨越千百年的赠予，浩瀚的太平洋碧蓝如



画，北回归线标志塔傲然雄视着大海，还有那些沿海的风光映衬着台湾少数民族美好的风土人情，世界高度的现代化建筑物台北“101”高耸入云，台北故宫珍藏着大量代表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奇珍异宝（如果说北京故宫的建筑世界第一，那么台北故宫的藏品则是世界第一）……这些山川景物构成了我的台湾印象。

此次台湾之行，我们主要是到学校参观。上到前台湾教育部副部长、校长，下到每个学生、每一个人都秉承着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的特质。在参观学校中，我发现每个教室外的logo上，写法与我们不同，如一年孝班。陪同的校方解释道，大陆惯用阿拉伯数字编班，台湾一直是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温良恭谨让，理智诚勇廉”这样的顺序给学校编班命名，这不是一时应景地进行我们大陆人所熟悉乃至厌烦的“传统文化秀”，而是传统文化已经实实在在地融入了他们的生活。

真正的美是惹人爱怜的，因为真正的美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传统也一样，一经破坏，便很难再修复、弘扬。如果认为办几家孔子学院、几所国学研究所，再请几个水平参差的“学术”明星到电视上讲讲《论语》《弟子规》，传统就复活了，那只能是小孩过家家的游戏罢了。我们应该庆幸中国传统在数经浩劫、已临荡然之后，在祖国东南一隅得以延续，甚至依然是我们的同胞在进行的生活。此时，我想起了一个既抽象又具体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传统。究竟什么是传统呢？最简单地，只要是能够代代相传、具有一定价值和意义的人、事、物，都可以被笼统地认为是传统。

我们从电视屏幕上和小报上，曾看到一个经常在立法会上吵吵嚷嚷，甚至拳脚相对、大打出手的“尽失体面”的台湾。当地导游（一位退役多年的中年男人）讲到，那只是“政客”的台湾。其实，在台湾地区，还有一个敬畏传统，好学好礼的安静的台湾。这位地导的祖籍在山东，这些年常往返台湾与大陆。他说在大陆，周末12点钟是歌厅、夜总会或者夜市、大排档人气火爆的时刻，但此时在台北有名的敦南诚品书店门口，却排了

老长的队，青年男女都在那里买书。我心中感慨：要是比高楼、比公路、比展会，甚至比阅兵，台湾自然没法跟大陆比，可是有的东西，就没法比，如懂文明、讲卫生，还如，有没有是敦南诚品书店现象？

的确，我们一行住过人口相对密集的大城市，途经过人口稀少的小村庄，见过路边的豪宅和简易板房，可用八个字概括：井井有条，干干净净。在这种环境中，还有一个相匹配的元素，那就是台湾人总是整洁干净的仪表。是啊，设想一个连自身都整理不干净的人群，何以整理干净环境。两者背后潜藏的，应该是同一生活态度。

尘埃是物体间相互接触的产物，而天有风雨，地会震动：天地间又有芸芸众生熙熙攘攘的活动，物体间接触何其频繁，灰尘缘何不见？我以庸人之心揣测，会有严厉的制度约束吧，如新加坡和香港的文明建设与实施重罚是分不开的。地导说没有。那何以保证环境干净？地导一时说不清。但他茫然、意外的神色，似乎正说着本来就应该这样。也许，在台湾人心中，保持环境整洁卫生已经习以为常、潜意识化了。

在城市建设上，台湾是一个历史与现代交织、传统与现实交融的地方，各种传统式的建筑常常出现于现代化的高屋建瓴中。各种寺庙、宫祠，可谓林林总总，遍布全岛。至于“孙中山纪念馆”“中山路”“南京路”“武昌路”“广州路”等充满常有中国文化风味的建筑与道路，更是比比皆是，让人真切地感到台湾与祖国大陆割不断的血脉亲情。更有趣的是台北的几条主要街道，都以“仁爱”“忠孝”“仁义”命名，台湾人的姓名里多见“仁”“义”“礼”“智”“信”，由此可见，他们对儒家的尊崇。

尽管同样的山水、同样的文化造就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并有着血浓于水的同文同种的血脉，但是，多年的隔阂、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们的语言和情感交流。一次，校方宴请我们，端上一盘名曰盐卤土豆的凉菜。爱吃土豆的我凑近一看，原来是大陆最常